

列傳卷四十四之四十九

卷四十四

田叔

任安

卷四十五

扁鵲

倉公

卷四十六

吳王濞

卷四十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卷四十八

韓安國

卷四十九

李廣

# 史記

卷一百四

之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內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子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宇少卿陘音州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

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



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

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

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

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

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

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

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

年十二月補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

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

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錯棺王家奴隨

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

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

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

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

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

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

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

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

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  
 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  
 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  
 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  
 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  
 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  
 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  
 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

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

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

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技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

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

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

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王輒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

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

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

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

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

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為

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帝元狩五年初

千石掌佐丞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時左丞相自將

兵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出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云武帝

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

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

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榮陽人也少孤貧因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

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

下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諫於武武功扶風西界小邑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

雍州縣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

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政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

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

閉掃除一爲求盜後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卜邑中

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

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

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

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

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

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

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

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

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

軍正義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

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其

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

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

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

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

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

千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  
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  
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  
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  
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  
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  
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  
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疆  
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懾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  
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

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

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

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

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

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

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

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

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



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甫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王劭云鑿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

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

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

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

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

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曰盧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

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記

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

也正義曰隱者蓋神人扁鵲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

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

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頭

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

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

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疆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

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詳○正義曰羆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

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

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

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

又洛州汜之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

比並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

滅也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  
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  
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

術不書  
姓名也  
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

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

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

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鑿石擣引案杭毒熨索隱曰鑿音仕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北反謂爲按摩之法人橋引身  
如熊顧鳥伸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  
毒熨謂毒病之處  
以藥物熨帖也  
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

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

于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

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

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

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  
經皆以輸爲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乃刮皮解

肌訣脈結筋擣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瓜

幕正義曰以瓜決其闌幕也前流正義曰上于錢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  
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  
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

待切脈

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曰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多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

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

望色

正義曰素問云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

沈浮而滑也

聽聲

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

肝病也

寫形

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孫云陽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

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

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子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

正義音漲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人報號君號君

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

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

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索隱曰上

音皮力反

覓精泄橫流涕長潛

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

止也。索隱曰潛音山

忽忽承眵

索隱曰音挾眵即眵也承眵言淚恒垂以

承於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

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臥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人

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滑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纏緣** 正義曰：上音直，延反。纏緣，謂脈胃水穀之海也。纏緣，謂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也。  
**中經維絡** 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曰：纏音直，此義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

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  
**是以陽脈下遂** 徐廣曰：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一作隊。

**陰脈上爭** 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及陰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命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問云：紐赤脈也。破

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

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應中之時

也。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 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

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膺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正義曰：熨兩脇

**下** 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

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

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謂皮膚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

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

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

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

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

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

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

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正義曰括地志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樹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樹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

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

皆見於面亦當有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

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

曰傳音竹戀反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帝縈音

紆營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

作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

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

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因急獨荒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

書詰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

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慣慣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

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

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苗

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

經入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

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

二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駭當與也又云駭指毛皮也

藝文志有五音奇駭用兵二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

十六卷許慎云駭軍中約也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

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

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七如反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癘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

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

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

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

脈從關至天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

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王叔和

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

於春甚於夏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其病主在於肝

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

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

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

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

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益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

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

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

之脈也故曰覆益是其真藏之脈不病而死也呂廣云

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

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

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

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

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

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天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痛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

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令人不得前後洩

索隱曰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刺專 上

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

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

寸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

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

密州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孽正義音孽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濁徐廣曰一作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索隱曰痺病也音直脾音

音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脾亦作胞勝臑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勝臑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滂

索隱曰劉氏音巡

滂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

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經三脈大而堅病

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忍互素問云脈病短實而數有似切編名曰緊也

生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

王其肺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瀼瀼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

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

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

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

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  
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瘦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鄉氏音嫁。正義曰龍魚

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

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

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者忽忽反卒一本作

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

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

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隘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隘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隘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萬曆二十六年刊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

音土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衆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

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

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正義曰蹶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

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濟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口服虔云乳母也鄭

茲已自言足熱而滿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

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丞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

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

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

豎奉劔從王之側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廁嘔

血死索隱曰什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齟齬也。虫齟齬之缺朽也。臣意灸其

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除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葭藶正義曰浪宕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即生也。

乳者言過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胗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蠱。索隱曰即玩虫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史記卷一百五 及傳 其

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七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

腎欲弱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春痛往四

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春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燠燠之故云

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

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

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索隱曰音饒檣舊音遼遼○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

飲以芫華一撮卽出燒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燒

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

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

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

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嶧首言髮如蟻螬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益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

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

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卽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卽為三大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袁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

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

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臄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

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

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

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

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

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為廢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

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

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

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春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

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

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

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

土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

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徐廣曰一作踖○正義曰上于六反下九六反謂打毬也要

癘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

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脉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脉之翻入虛裏也番陽人虛裏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七

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  
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曰數音色付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  
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  
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

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  
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  
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

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

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

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

不脩家

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

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  
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  
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爲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卽往

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

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

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

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

光間處正義曰上音閑丁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

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

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

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楊中倩不肯索隱

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死月猶言須也

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

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

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

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

曰謂診五藏之脉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

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入脉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

之曰當論俞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  
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  
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上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惠雅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終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湖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

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曰地

理志為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

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

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

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駟案應劭曰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

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

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

反濞頓首曰不敢會考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

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

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

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 十一

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吳

太子入見

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得侍皇太子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

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

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灑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馮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

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詳

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

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今王

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

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

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

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

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

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玉  
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離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  
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  
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  
適乃戍歲時存問茂林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  
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  
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  
與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  
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  
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  
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  
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索隱  
曰案卽山山名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  
又卽者就也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  
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  
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  
郡索隱曰案漢書  
郡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

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

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

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

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

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祗

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祗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

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

三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

同惡相助同奸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

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

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

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

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

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  
一言則吳王幸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  
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  
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  
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  
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  
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  
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  
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恭王喜景王之

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  
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海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  
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  
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  
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  
吳四十二年矣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  
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  
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

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  
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  
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  
不得嗣王志將不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  
故事也。正  
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  
註音佳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  
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

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告越

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如淳曰告東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

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索隱曰搏音專謂專

統領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



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佗封賜皆倍常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

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  
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  
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  
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  
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  
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  
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  
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

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闕革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盎爲太常

正義曰令盎爲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

吳王弟子德侯

爲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

盎裝治行後

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

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

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

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

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

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

會兵滎陽

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

日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義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

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

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

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

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

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

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

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

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

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

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

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  
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  
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  
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  
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  
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  
錢淆亂天下錢也稱  
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  
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

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卯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

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

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李

皆敗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

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

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正死○正義曰按

弟也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

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

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

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

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

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越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

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

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縱○索隱曰縱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碑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龜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邛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邛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邛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郈陽侯省音所

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郈陽侯也

能薄賦歛使其眾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爭

博是爭技也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終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案隱曰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

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

官表云詹事秦官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

掌皇后太子家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七



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  
 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  
 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  
 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  
 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  
 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  
 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  
 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  
 自令裁

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  
 音甲衫反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

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  
 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

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

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  
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

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則妻子毋類矣索隱

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日劉實太后數言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

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

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難以為

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

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

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

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

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

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

初嗣位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

故城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

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

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  
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  
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  
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  
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  
夫索隱曰案推轂謂白甲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  
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多多不依古令言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

音直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  
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

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  
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  
趨執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  
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

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

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復短小也又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

尊高示貴寵其說踈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持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則天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

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

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太材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

口者脉之大會乎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

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瀆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

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誄之天

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

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

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

如淳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詒也大南鄉自坐東鄉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

諸弟徐廣曰為諸弟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

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四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  
執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

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

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

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

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

平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執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

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此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涓謂人生平慕嬰

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杼彈

音普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葍功之服也故應據書曰仲孺

不辭同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

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

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

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

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

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

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

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專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有太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

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口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收封也臨汝侯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曰

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

也。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

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凶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

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

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

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

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天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

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

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

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官

聞

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古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

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璜曰天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

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唯  
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沒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  
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  
車轅下隨母而  
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  
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并斬若屬  
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  
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  
晉灼云藉

踏也以言令我百歲後背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

疎藉也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  
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

杌杌若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乎索隱曰案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  
舅蚡太后同母弟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  
曰秃老翁

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  
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

邈爲可喜之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辭齒也

士白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

頽川事故魏其不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對為欺謾者也

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

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

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

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

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廣徐

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

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索隱曰痲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

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日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

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

日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

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作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

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

光四年侯恠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

在然蚡薨在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

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云今蔽前謂

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文宇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

尺占反禴音踰謂非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

元二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曰建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年

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在及聞淮南

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執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寬哉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終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百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

亦屬梁宋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知孰是也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

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

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

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

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

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

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故兵

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

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貴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

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

徐廣曰侘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

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

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

萬曆二十六年刊

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

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

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

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所聞乃詔王以安國為

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又殺故吳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

孝王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

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

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

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

栗姬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八 列傳 二

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

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休說文

云休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

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

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

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

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

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

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

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

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

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不內屬於漢為人

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尤薄衝風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

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

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當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狄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矣太僕公孫賀為輕騎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大行王

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

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

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

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

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

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

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  
 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  
 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禡取辱耳徐廣  
 日禡一作禡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  
 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  
 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

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索隱曰郵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郵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  
 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  
 天子導引而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墮車跛足

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

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

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

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

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

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

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

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

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

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是時匈奴虜言

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

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

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

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

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終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

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

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

賞不行支頰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

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竟○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

人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

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

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承主密近使聽察

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

望故云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

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

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廣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也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職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

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

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銅即鈴也莫府省約文

碑蒼云無溫器有柄斗似鈔無緣音譙

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

雅訓莫為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大非也云斥度也候視也望

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  
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

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

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

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

取其弓鞭

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

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

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

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

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

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

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

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

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

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

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

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

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

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

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



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寵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

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

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

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元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

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論在下之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

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

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

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

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

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過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

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

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

索隱曰食其音異其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

軍亡導或失道

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

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

遇前將軍右

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正義曰言

委曲而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卒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力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

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孺地

索隱曰孺音人絹反又音乃煨反又音而宣反案孺地神道之

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

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

神道外孺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

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

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

顏云令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

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

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里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

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

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

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

連天山徐廣曰出鄯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

謂之天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

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關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 九  
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漢書作恂 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終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

九

身說卷之二十六  
列傳



133X  
8  
25